

● 黄炎培

八
十
年
来

《八十年来》于 1958 年写起 ,到 1964 年写成。 1982 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。全书分四章 ,即四个时期 ,本书选载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时期三章。

黄炎培是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。

黄炎培(1878~1965)，上海浦东川沙人。出生于穷苦没落的知识分子家庭。曾乡试中举，在蔡元培影响下，决计办学以唤醒民众扫除愚氓。1903年在川沙办起小学堂，反对封建，宣传清廷腐败，几被清廷所杀，亡命日本。回国后又办起著名的浦东中学，终生从事职业教育事业。

1906年，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刚成立同盟会，继蔡元培任上海干事，投身辛亥革命，又参加倒袁运动。

1931年春赴日本考察，归国后带着“日本即将侵我的预感”多方奔告，到南京找到外交部长王正廷，王竟大笑说：“如果黄某知道日本要打我，日本还不打哩！如果日本真要打我，黄某岂能知道？”同年，九一八事变爆发。

1940年，黄炎培与张君勱、左舜生、梁漱溟等发起成立“中国民主同盟”。1945年又与胡厥文、章乃器等成立“民主建国会”。走中间路线，想在国共之间调停，达到和平、团结、民主、建国的目的。

1945年6月，黄炎培与褚辅成、傅斯年、章伯钧等人访问延安。这成为黄炎培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。

“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，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”。他因而认识了共产党。回重庆后写成的《延安归来》，宣传了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成就，畅销一时，前后共印行了十几万册，这不能不触怒国民党而造成特

务抄家搜查的暴行。

《延安归来》中有一段他与毛泽东著名的对话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的经典论语：

“有一回，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？我答：我生 60 多年，耳闻的不说，所亲眼看到的，真所谓‘其兴也溥焉，其亡也忽焉’，一人，一家、一团体、一地方，乃至一国，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。……一部历史，‘政怠宦成’的也有，‘人亡政息’的也有，‘求荣取辱’的也有。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。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，我略略了解的了，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，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。

毛泽东答：我们已经找到新路，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。这条新路，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取松懈。只有人人起来负责，才不会人亡政息。”

黄炎培一生坚拒做官。袁世凯和以后的北洋政府曾两次电请他赴京任教育总长，他坚辞不就。袁世凯曾无可奈何地给他八个字：“与官不做，遇事生风。”蒋介石先是通缉他，逼他出亡，后又拉拢他，封官许愿，他都坚拒。1947 年国共和谈破裂，民盟转入地下，他不得不在地下党协助下，转移到解放区。他的儿子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逮捕惨杀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经周恩来动员，打破平生不仕的惯例，以七十高龄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，可见他当年对共产党深信不疑，直至 1965 年任人大副委员长时逝世。

这部回忆录是黄炎培先生 1958 年 80 岁开始陆续写起，到 1964 年才完成。虽然由他口授，别人执笔，但“本我所见所闻和行动，秉我是是非非的直笔”，而不用间接的材料，所以全书包含了许多极为珍贵的史料。文字朴实，保持了口述的风格。

第 二 时 期

(1901 ~ 1913)

南洋公学就学 中国到 19 世纪末期，河山破碎了，人民受尽刀兵饥饿的威胁。一个受旧文化教育近 20 年的青年像我，长日忧国忧民而毫无办法。好！跳出圈子，跨上新文化教育舞台，这是我生第一个很大的转折点。

我所投考被录取的是上海南洋公学特班。南洋公学 1897 年开办(屡改名称 现名交通大学)先设师范院 后设附属小学，后来名外院。后设中学，名中院。后设铁路班。1901 年设特班，和师范班、铁路班合名上院。督办是盛宣怀，为的他是全国铁路督办。学校费用是从铁路收入支拨的。总办是汪凤藻。

外国人点名 考试那天，我吃了一惊。大堂点名给卷时，一个身材高大的西洋人直立着，西洋人自然穿西装了，奇怪的是西装的帽子上加一粒蓝色的顶珠。中国的学校考试，怎么有西洋人参加呢？可见得清朝末期一切措施的情况了。后来知道这西洋人是监院，名福开森。

张元济口试 缴了试卷后口试。口试我的一位，后来知道是张元济。至今还记得他当时问我：你信宗教没有？信哪种宗教？我答：什么宗教都没有信。他说：好！张元济，号菊生，后来我和他在师友之间亲密相处了几十年。解放后病歿于上海。留下一首诗：“维新大业平生志，解放功成又一天。报国有心奈无命，泉台仍盼好音传。”这位先生的思想 虽还受

着历史性限制，但无疑地是富于爱国主义的。

蔡元培教育法 特班被录取的学生共 42 人。开课了。上半天英文、算学课，下半天中文课。中文总教习蔡鹤庐师元培后来改号子民 集同学谈话 交给我们一张中学分门清单，如 哲学、文学、政治、外交、经济、教育等 约二三十门 让各人认定一门，蔡师就这一门开示应读的主要次要书目，嘱向学校藏书楼借书阅读。每天须写笔记送师批阅。蔡师还说到“现在中国被各国欺侮到这地步。‘知彼知己 百战百胜。’我们要知道自己弱点，还要了解国际情况。了解国际，要通晓外国文 读外国书。英文自然要读 通日本文 比较容易 从日本书中亦可以了解国际情况”。我呢，就选定了外交一门，蔡师开示‘国际公法’和外交文牍几种给我。还指示我们‘和文’翻译法。让我们从学习日文翻译中，阅读容易了解的日文书。

每人将所写笔记缴送蔡师，蔡师不但亲手批阅，还每夜轮流召二三学生到蔡师房里面谈，或就笔记，或就今天日报所载时事消息指示种种，学生也可以提出意见请教。不但这种教育方法 切合学生们的要求 蔡师语言态度的亲切、谦和 使每一学生都心悦诚服。这些还影响到上院其他各班和中院。

每月蔡师出题交特班同学抒写所见，题材是不拘的。记得有一次出题《春秋战国时代的爱国者》。

学习演说 有一天 蔡师招全班同学谈话 说：“中国国民在极度痛苦中，还没有知道痛苦的由来，没有能站立起来，结合起来 用自力解除痛苦 这是中国根本弱点 你们将来出校，办学校以外，还要唤醒民众，开发他们的知识。这些固然可以靠文字，但民众识字的少，如能用语言，效用更广。你们大家练习演说罢！”同学们感觉这话很有道理，蔡师还指示几种关于演说方法的日文书令阅看。就在蔡师领导下，成立演说会，

定期轮流学习演说。正热烈地学习，忽然感觉有些人只是操地方语，不会说国语，我亦是其中之一。就推请特班同学中一人南方籍而生长北方操国语的李叔同名广平，教我们国语。叔同这位同学，一生行事是很突出的，设立“春柳社”首倡话剧，后来出家为僧。

初见马良 学校满布着爱好学习的气氛，蔡师不但勤于教，自己还勤于学。南洋公学设在上海市西徐家汇。徐家汇设有天主教堂，旁设徐汇公学，中有一位大师马良号相伯，学力深造。蔡师和几位教师向马老学拉丁文。我追随前去，这是我初次见到马老。他老活到 101 岁。我最后见马老，那年他 96 岁。

每到夕阳西下，徐家汇周围大道旁，师生三三两两地漫谈散步，一种相亲相爱精神，简直描写不尽。

应乡试到 1902 年秋天，沈肖韵姑夫信来了，约我和他结伴去南京应江南乡试。我生平只应过一回乡试，结果，榜上有了我的名字。特班同学分别在他本省应试，中选的 12 人，中间有一个共同的优越条件，过去考试都叫人做“八股文”，这年开始改八股为策论。许多人做惯八股，不会做散文，这一群特班学生，散文的锻炼，经过了一年半，当然没有什么困难。而我个人还有一点，江南乡试有一个试题：《如何收回治外法权》。治外法权在《万国公法》上说：“于驻在国所治之地外，得管辖其民之权”，是限于使馆所在地和使馆人员的。自五口通商，各国在我国开辟租界，把领事裁判权，假名着“治外法权”，是完全违反万国公法的。这一些道理，一般人不尽能正确分析，研究过万国公法，当然能信笔直书，我就在这上边得了便宜。

八股文 略谈八股文，我也用过十年功夫的。顾炎武《日

知录》：股是对偶的名称。八股文始于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（1487）到废止时，计流行了 514 年。我在 20 世纪八股既废以后，曾游戏地作了八股的两股，这是我生作八股的绝笔，也许这在世界上是最后的作品了。好在占篇幅不多，写在下边，作为中国流行 500 多年的古典文学的最后纪念品。今后再没有人写八股文了吧！阅者不求甚解也好。

子曰 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（一）有朋自远方来，
不亦乐乎（二）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（三）《论语》第一章）——八股的两段

舍文章而求性道。五十学易，寡过犹惧未能。（一）
何幸千里一堂，得畅聆乎荅乐郊官之解答。观流水而奏清琴。得一知音 生平可以不恨。（二）纵对巴人下里 曾何损乎阳春白雪之孤高！

全校解散 回校不久，大风波突然发作。中院某班教师郭某为了蓝墨水瓶问题，郭师主观地指定两个同学，严厉斥责，说：“要报汪总办开除你。”全班学生说 不是这两同学做的。郭更怒，立刻报汪总办。汪总办没有调查，立刻下手谕将这两生开除。学生推代表求总办免予开除，总办下手谕将这全班代表一并开除。学生一致请求不已，结果全班被开除。于是中院别班学生每班推代表见汪总办，请收回成命，汪总办再下手谕，将中院全部 1 000 多学生一律开除。形势越来越扩张了。上院、外院各班学生也每班推代表见汪总办请收回成命，汪总办又下手谕将全校学生开除。中间各部分教师分别见汪总办婉劝息怒，商量转圜方法，汪总办对所有请求，一概不准。于是全院大小学生包括特班学生，无论如何地全部向

操场整队，由各班教师带领着，整齐着步伐，走出他们内心爱恋着的母校校门，一座宏大而巍峨的师生们极度亲切地朝弦夕诵着的南洋公学，从此解散。在教育史上留下一页很突出而惊人的记录。

蔡元培师招我们特班生谈话：“汪总办不让我们完成学业，我们应该自动地组织起来，扩大容量，添招有志求学的学生来更好地进修，同学中对某一门能当教师的就当教师，愿回乡办教育的也好。”于是爱国学社、爱国女学在蔡师领导下先后在上海办起来了。有些同学就他志愿，各奔前程。我呢！

川沙办学“中国国民遭到极度痛苦而不知痛苦的由来，没有能站立起来，结合起来，用自力来解除痛苦。你们出校，必须办学校来唤醒民众。”蔡师这几句话，我永远记着。我乡川沙城里只有一个观澜书院，还没有学校，每月把八股文、试帖诗考地方士子。诗文做得好，有奖金称膏火。书院田产，收起租来充膏火。

机会来了，1901年清朝和占领北京的八国订立辛丑和约，命令各省州县办小学。1902年公布高等中小学堂章程，命令各省把书院改办学堂。趁此机会，我和川沙几个同志如张访梅（志鹤）、陆逸如（家骥）等商量，大家认为只有教育救国。当时我们亲见一本书，是日本尾崎行雄的《并吞中国策》，简直不把中国放在眼里。大家认为救中国，只有到处办学堂。根据清朝命令，联名公呈川沙厅，后来改县，同知陈家熊，请将观澜书院改办川沙小学堂。但明知官僚作风，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；还有许多人靠书院考月课，取得些膏火，补助他们生活，对改办学堂，成为正面的利害冲突，绝对不赞成。因此我们设计于呈文上加一句“除同时呈请两江总督部堂批示外”，果然川沙厅不敢批驳。我和访梅就在1902年冬天，冒大

风雪，坐着长江轮船（当时还没有沪宁铁路）到南京向两江总督张之洞衙门投文。我们的措词根据“上谕”，总督立即批准，川沙厅吏无可如何，转而表示讨好，不但书院准改办学堂，还将院有田产，全充小学堂基金。

1903 年正月末，川沙小学堂开办了。我和访梅分别被聘为总理和副办（名称照官定）为了减少人家反对 在我们所订章程上写明总理副办都尽义务，不拿薪水，自膳。访梅还有老辈贴钱，我是一个穷汉，怎么过去呢？去年分送乡试中式的文章（称朱卷，当时风俗，把朱卷送给某人，某人须送钱，每本一元至四五元不等）我收到的钱，除掉开销，约还余 100 元。半年多的家用就靠这笔款。我和访梅都亲自授课。全堂 70 多学生，分两班，五六个教师，我们各授课每日三小时。——但不收女生。我和我兄济北（名洪培）在家另开一女学，名开群女学（开群我嫂的名），我兄、我和访梅都兼授课。

问题来了，学堂开办费拖欠人家没得还。老练而广交的陆逸如带领我到上海珊家园访同乡杨斯盛（号锦春）。他是上海土木工业有名人物，我认识杨先生，后来轰轰烈烈地毁家兴学，这是最早的起点。我们把国家前途的观点和兴学的必要，亲切地讲给他听，他慷慨地捐银 300 元，还命他的侄儿杨尧就学。几个月之后，他考查的结果，说这样办学，别的我还不知道，青年种种恶习不会有的了。

当时我们办学堂，确是兴高采烈。正课以外，在城墙边举行分组速算竞赛。还每周公开演说。记得我担任过顾亭林、西乡隆盛等一生事迹的讲述。旁听的人多极了。

半年过去了。南汇顾冰一（次英）从日本留学归来，请来演说，还请上海杨月如（保恒）、穆恕斋（湘瑶）、瞿绍伊（钺）、南汇马亦昂（戴仁）。说些什么呢？无非说国家前途的危险，外

国侵略我的凶狠，快要瓜分我了，而政府不管事，老百姓睡在鼓里。吸鸦片、赌钱、女子缠脚，这些都是亡国弱种的勾当。说的大都是这套话。听者人山人海。

新场党狱 到处开演说会了。6月18日我和访梅应南汇县新场镇青年们的邀请，还请了顾次英定23日演说百里以内，舟车云集。地方痞棍密告南汇知县戴运寅：黄炎培等演说毁谤皇太后、皇上。那时清廷因上海章太炎、邹容案，通令各县查拿革命党。戴立将黄炎培、顾次英、张志鹤、张尚思拘捕。张尚思是从周浦来听演说的，不是演说的，糊涂地一并拘捕起来。这是6月23日事。四青年被捕了，南汇县衙门照壁上贴起六言告示：“照得革命一党，本县已有拿获。起获军火无数……”一面电详两江总督魏光燾，江苏巡抚恩寿请示。苏抚电令解省讯办，江督电令就地正法。督抚电令两歧，再电请示到26日中午12时3刻“就地正法”的督抚会衔电令到。但是四青年早于12时1刻出狱乘轮去上海了。是怎么回事呢？

四人被捕，新场一群发起演说会的青年极度惶急，他们懂得“官怕外国人”，恰巧发起人里有一新场基督教堂陆子庄牧师，四人一下狱，他们立即约陆牧师连夜去上海总教堂见美国人步惠廉总牧师。步惠廉预测四人将受极刑，大感不忍，商之老律师佑尼干，设法援救。佑摇头。再问，佑答：我和你是美国人，一切要通过美领事、上海道转详督抚几个弯弯曲曲的手续，四个青年头早落地了。步惠廉老是不忍，坚求设法，事情已给杨斯盛先生知道，杨先生是老上海，说律师是非钱不行的。空口商量，律师那肯提出办法！代步惠廉赠律师公费银500两。佑尼干提出办法了，说：办法是有的。立刻雇一小汽轮亲去南汇县、要求保释，只要释出，便有办法。时已25日

下午 急急雇轮星夜前往 到南汇已是 26 日清早 冲进衙门，要见知县。戴运寅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的，战栗地出见。一个外国牧师，三个中国牧师——陆子庄、方渊甫、袁恕庵。经过三人翻译，坚厉地要求保释四青年。戴是吸鸦片的。不敢不早起 更不敢离座 自晨至午 这四个牧师 大有不释放不肯走的样子。戴烟瘾大发，自知事体万一弄僵，酿成教案，更不得了。无可奈何，要求总牧师具随传随到切结，还要加盖指模，以为这是羞耻之事。不料总牧师一一答允。那时我们在牢里 突然有人打开木栅栏 说一声“请” 把我们人山人海 中 由外国总牧师步惠廉带领下 出大堂 上汽轮 扬长而去。时已过午 12 时。一霎那间，就地正法的电令到，戴运寅只有连连顿足，大大懊丧。

日本亡命 戴运寅越想越惶急，督抚问我要四个革命党人怎么办 连夜奔上海 求见总牧师 又想空手求见 不好 知道外国人爱吃鸡蛋 买了一大篮 闯进了慕尔堂 见了老牧师，双手献上，还交上切结，要求带四青年回去，总牧师只是笑。苦在没有译员，三个中国牧师一片笑声，老是不肯翻译。

四个青年既脱难 中国牧师建议总牧师 乘机劝他们入基督教。总牧师步惠廉正色说：我救人为的是爱人，宗教信仰完全自由，那可以有所要挟。

当时舆论一致痛恨戴知县。但上海思想落后的报纸，有意丑诋，报上写道：黄炎培穿了皮靴铁秃铁秃满街走，一望而知是革命党。新舞台编演新戏《新场镇》，演得有声有色。独章行严 士钊 主持的《国民日报》写一篇《南汇之风云》 大为张目。

受过杨斯盛赠银 500 两的佑尼干律师，急告步惠廉总牧师：四青年案不行了。万一清政府派上海道就上海租界会审

公堂审问，一经审过，可以立即解往内地，那完了，只有快快出国。我等连夜计划走日本，杨斯盛慨然赠给川资，买到西伯利亚船四等舱票，那时张尚思已声明并未参加演说，案中除名了。

西伯利亚船出了吴淞口，茫茫黄海，回看祖国，一片大陆的黑影，逐渐逐渐地随着夕阳而西没。挥泪告读者们：我生最难堪，要算此时此境。陈天华烈士就在这情况下蹈海了。我友姚定生留日回国，发起上海中国公学，一天送给我一张字条，全是隐语：明天，黄浦江浮出遗体了。——我们一行三人，不甘自杀，定要为祖国生存而奋斗。先从改名字下手。顾次英原号冰一，改号仲修，张志鹤原号访梅，改号伯初，我呢，原号楚南，改号韧之。韧字的意义，刃是刀，韦是牛皮，要杀敌，要坚忍。——到辛亥革命以后，改号任之。

渺渺前途，将去日本何地呢？杨先生赠给川资，虽说不够，尽可续汇，但总应节用。仲修才从日本归国，他有一位朋友，是南汇同乡陈平斋，在神户设源昌号，是很有地位的侨商，我们先去神户依靠他罢。到神户，在陈老殷勤招待下，暂且留住。同乡胡谦六客死，我挽以联：“神州满地腥膻，宁我辈有死所；海外千行血泪，送君魂归去来。”可以看出当时流亡情绪。

神户食宿不名一钱，作客太久，不好意思。流连半月，去东京，寓东樱馆。展开活动，认识了不少新旧朋友。过从最密是刘三（季平），刘三、仲修和我三人江户寓楼雨坐联吟，尽诗韵十三覃，得九十六韵长句。未了几句：“春雷震醒群吃吮，笔砚焚尽书饱蟪。间关杖策走趁趁，男儿气节慎勿媿。君不闻黄龙之酒味醺醺。”那时意兴渐豪放了。无如旅费逐渐加大，很感支持不下去，杨斯盛先生说明可以续汇，但三人个性都带孤傲，不肯多求。我曾入清华学校习日文，准备留学，不久

亦废。

留东京，岁暮了，祖国父老纷函促归。说戴知县早已撤职，事情过去了。我们囊中仅存归国川资，三人无奈，相偕归国。

亡命归来 归国去哪里呢？那年是 1904 年 在日本旧交上海杨白民（士照）就其家南市竹行弄创一城东女学，被邀任教职。白民贫甚，赤手办学。仅有住宅一所供校舍。我更贫，送妻和二妹就学，把教师工资抵三人学费。那时各地兴学风气大开，刘三留日本学陆军，家上海南郊华泾。就宅旁舍地葬革命志士邹容。刘三名既震，某夜，猝为租界捕房逮捕。刘三有叔子瑜 增祥 负乡望。我虑刘三被引渡 当夜踏月南走 20 里 天明到华泾 报告他的叔 乞营救 获释。刘三就其家创丽泽学院 邀我往教 学生百人 文学外特重武术 精神奋发 惜不久停办。

三人回国，杨斯盛先生早在计划请我们办学，到那年下半年他在梅白克路建一新宅落成了。冰一已应他友招聘，去东北办报，招我和伯初就宅创办一广明小学。明年 1905 年 杨先生更兴奋 提出大计划 在浦东六里桥 大兴浦东小学 而办一中学作为中心。那时教师很感难请，同时就宅办一年毕业的广明师范讲习所，一并交我们负责。

我真加入革命党了 我虽被控为革命党判处死刑，那时与革命党实无关系。亡命日本那年，还在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前两年。到服务广明师范和小学那年，1905 年 真加入革命党了。那年 7 月 蔡元培师招我到 he 家里 时在深夜 蔡师很诚恳而庄严地指出国家大局前途和我们报国趋向，说：“有集合同志，组织起来，共同奋斗。现在爱国志士集中于中国革命同盟会。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，黄克强先

生领导的华兴会和无政府主义派连同其他革命人士结合起来的。你愿不愿加入？我说：“刀下余生，只求于国有益，一切惟师命。”嘱我明夜此时再去。再去，师给我宣誓书，主要四句：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建立民国，平均地权。”师正襟坐，我立桌右极庄严地举手宣读一遍，师和我握手，从此我正式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会员了。不久，师准备去德国留学，将同盟会上海干事一职，嘱我接任，给我极秘密的和会员电码名单，密件都是薄纸蝇头小字，每一党员名字，都注“商号”两字作代，共 49 人。例如赵伯先商号“震康”（黄花岗一役伯先同志是组织者，但事先病死），陶焕卿号“济世”（辛亥冬被暗杀，下详），柳亚子、俞子夷、章行严……不尽举。还有炸五大臣以身殉的吴樾号孟侠，不久事发，阴敬悼之。这密件我夹置线装诗韵去声九泰蔡字韵页中间，即被查抄，也查抄不得。不久，得东京电，廖仲恺过上海；不久得昆明电，干崖土司四个女青年去日本留学过上海。我一一招待在法租界旅馆，为的是法国人还是愿和党人联系的。一天，我正在广明师范小学，和杨先生谈校务，窗外一巡捕高举大红色麦兰两字名片，说：“麦总巡请黄炎培先生去。”杨先生问何事，我心知有异，急答：“也许名字译音有错误罢，我有什么事呢！”杨先生向巡捕说：“等会儿我来好了。”我很窘，当夜急问杨先生：“麦兰说什么话？”杨先生说：“麦兰只说黄先生为何不来，算了。”明晨，我访麦兰，麦兰说：“昨何以不来？孙文坐法国兵船来招你去。”我问：“现在何处？”答：“在船上。今早走了。”事隔 40 年，从柳亚子《南社纪略》第五节发见如下一段记载：“我在上海健行公学教学时，孙先生从外国经过上海，靠了法巡捕头某君的招呼，我和陈陶遗、高天梅几个人坐小划子到吴淞口外大轮船上，见过他一次。”这次我错过了机会，但二年前曾在上海张家花园听过中

山先生一次大规模演说，听众人山人海，上海人民受到民主革命、民族革命思想的灌输，这是基础。

我和中山先生亲切的个别谈话，还在辛亥革命之后，先生脱卸了政权，住上海闭门写一本《孙文学说》稿才及半，忽然招我去对谈，拿出学说初稿，虚怀下问，他说：现在一般同志对于革命，虽杀身成仁，在所不惜，该说能“行”的了。但为什么革命？怎样革命？未必尽“知”，还没有提得出办法。因此我想到“知”是“难”的，“行”是“易”的。为了发挥这些道理，唤醒一般同志，写这本书，愿向你请教。我惊讶中山先生这样虚心。我就率直地答复：多少年来，为了革命而死，包括杀人自杀，我所联系的这些同志，也已着实不少。到今天怎样救民？怎样救国？要切实地提出计划办法来，先生写这本学说，一面唤醒，一面号召，在今天说来，确是切中需要。中山先生说：那就让我写下去。但我不长于写文章，这已写的，请你看一遍，字句上有须斟酌的，请你动笔。我就不客气地照办。时至中午，和宋庆龄国母——今时的副主席三人共餐，餐毕而散。孙中山先生的伟大，一般人未必尽知。特记于此。

浦东中学开办 1906 年浦东中学开办了。就浦东六里桥购地 40 亩，特建校舍，嘱我设计草图，由校主杨先生以专家资格亲自督工，中间大礼堂容千人以上坐位，东西各建匡字形的两层楼，楼上下各容几十个教室，两个匡字形向大礼堂对抱着。一边是小学，容量较小，一边是中学，容量更大。后边是两座饭堂。再后是两座雨中操场。礼堂前是很大的运动场，设备着各种运动器具。校舍以北是杨先生别墅，花木满庭，下临白莲泾，清幽绝俗。我和伯初是直接受杨先生委托的。各科教师，由我严格选聘。校医有西医还有中医。大家感于杨先生热诚兴学，被聘的个个尽最大的努力。每周定期，我和伯